

散文組

優異獎

曾繁裕

個人簡介

基督徒，神的兒子，無論自己尚且在不斷求問與解答的過程，仍舊在生活的狹縫中造字，在嘗試中發現自己的狹小與無知，但時而發現世界不過在一套界限中變化，只是，總守望，上帝早已投放世間的溫暖。



遠近

沒多少香港人知道廣東一個名叫海豐的縣城，那是我的鄉。小時候，爺爺與叔父等親戚在我父出資下置了一座唐樓，那在城區的邊緣。小學的歲月裡，我曾在爆竹聲間眨著眼，順著類似籬笆的印象望向遠方，就像遠方有一雙眼睛看著我。而今，我的爺爺亡故已近一年，那遠方也已被親戚口中興修不完的道路延展至更遠去了。

上一個早春，就是爺爺亡故的時分，我在北京過著孤獨的日子，笑得很少，說話不多，想了很多人到死也不會想的問題，然後每日目視著空洞的軀殼在面前穿梭，又看著他們在飯堂與課室停留。夜，我正被寧靜安慰的時候，卻總掠過些男女學生纏綿的影子，黑暗而空洞，我恥於探看當中的幽秘，並不因為恥於自己純潔的好奇心，而是怕好奇心被沾污，倒讓自己被已想通了些事情的自己憎恨。

春暖，芍藥、白玉蘭、連翹等花爭在一夜綻放，豔紅、燦黃、淨白等色調如火般燒了一個季節，在它們半凋零的晚春，四月的最後一個星期，我獨自離開喧鬧的北京，到拉薩去。

來自父母碎屑般的反對聲最後成為叮囑，桀驁的我用三百八十九元人民幣，購了一張硬座火車票，記得那時手握著聞說很難購得的一張票，激動不已，最後才發現自己可能是該列車的第一個票客，但我容許時間造就這無謂的激動，畢竟年輕人所快樂過、所傷心過、所憤怒過的，多數不過由些空虛的誤會組成，感覺有過，算是年輕過，便不得不算了。

兩列把行李推上架的雕像般的乘客、購了站台票送親與旁邊用髒話罵著從前不許站台的一堆搖影、匆匆而不得已地買了站票反覆蹲站來躲避來往的旅客的幾個外省人……我處身其中，等待著。

車移動，像力量從我身上發出，先沉重而緩慢，漸而輕快，在兩張無限長的畫布夾著下，不斷更迭風景。北京市的擾雜燈采沒入黑暗後，珍惜風景與嚴守行李的我一直不敢睡，容讓自己長一雙快腿，跑過日與夜，穿過石家莊、西安、蘭州、西寧、格爾木、那曲……拋下對於懶散地完成的期中考的成績的憂慮、拋下對自己沒甚麼意義的麻煩作業、拋下昨天灰色的天與破壞心情的碎雨、拋下千般剪貼而成的惱人心境，不管了，還是呆滯在面前的黃土山水，倒空一切，讓一切隨後才重新沉澱。

就是蘭州過後，只管投進窗外，便被疊起的泥黃色層巒包住，清楚能見似梯田又不似梯田的幽壑、一道道斗折地斬開岩嶺的淺淵與稀零地發青綠的樹草，綴著野磚野瓦疊的土房子、閒落而微小的一兩農人、若隱若現的家驢、黑烏烏的大草堆，還有打破寂寥光影的黃花田，像初生的小太陽，煥發生氣。其實，在於我這好頹廢的人而言，定睛這景緻數小時，甚至數天也是十分情願的事，但細想，倘把自己替換成當中閒落而微小的農人，已有好多年跟地土搏鬥的經歷，或許光是對乾旱的恐懼，也足以讓我渴望逃離；更何況作為混凝土長出來的人，即使性格如何孤僻，也總抵不過與自然為永伴的寂寞。

這天晚上，行軌聲分外明晰，只把腰樑一挺，便很容易飽覽來自不同民族的睡容，我沒分辨不同的膚色與輪廓，只注意一個

閉目張口、睡得像具乾屍的男乘客。極靜的時候，分外容易聯想起死亡。我曾想過如果這睡眠把他延伸至永遠的沉寂會如何，但這似乎是個毫無意義的問題，因為即使面前的確是具乾屍，我詰問如果他忽然醒來會如何，也不過同是一個生存的人，為探知死除了死以外，會否存在生存的兩種問法而已。無疑，車箱外是極黑的一片，似乎足以扼殺一切生命，有這奇想實在非常可怕，因為如果沒有一個主宰把人保守在永恆的國度，不單是發問者的思想將被一層一層地捲進深淵，就是所有人實際上也將被完全捲進深淵，一個接一個地、悲哀且孤獨地瓦解屬於自己的「我」……

雖然此刻的思潮被陰沉地壓著，但記得轉換景色的第二個早晨是暢快的，縱使那帶著偶爾激起的憤懣。大概把當時寫下的段落直接截下來比較真摯：

「已經睡得難以正視面前的草原，纔看過日出，酣睡了一會，又閱了十章《聖經》，作了簡單的禱告，這太陽確很猛，曬得我跟冰川一起融化，難得遠方似矮還高的綠山上仍披著九朵可愛積雪，像巧克力慕思噴上薄忌廉一樣，卻遠得嘴巴張不過去，可惜！

仍舊蕩著小群野狼監視田野的雄態，藏羚羊輕靈地咬青草與細奔跑的掠影，幾多嫩青的野草壑覆作大地斑駁的髮型，又道道潤澤的黑泥溝……可可西里，妳是青海少女的名字、大地陶造億萬載的芳容。還記得妳苦心乳飼的百萬羚羊，曾被剝出九十九萬具骨架，便宜了如蒼蠅一樣、羞辱妳面龐的兀鷲與貪婪的槍口，曾想為妳哭一場，只可惜欠一份親歷其境的激動，在妳給世界劃的一道地平線間，或許只能盼望為妳的往事作一場靜宓和平的大葬——大地一再短暫裂開，卻不容任何生物搞擾。

還有妳，崑崙山，日出微映在積澱永年的白沙裙與妳綠寶石鑲的身體，錯落得陽光盡為妳的僕人，妳的裙子很長，像白天的銀河，但有幸成妳伴侶的，不過是輕褻地拖著妳的鐵網、一車車過客、架空電纜、公路、鐵道。列車中，為妳憤怒，也許不止為妳：如軟彈簧晃過不停的大腿、啃著又亂吐不完的葵瓜子殼，又

有誰欣賞妳？誰懂珍惜妳？寧可走幾千里，攀幾千米跟妳邂逅，又或者從來不見好了。

昨晨四時許抵格爾木站，一批人走了，又換了另一批來，行裝、人物熙攘，忽醒，便不能復睡，坐席的調子全換，是些藏民，都肌膚暗紅，輪廓深刻，眼齒亮白，眼睫就如駱駝，一身子帶髒的西裝。他們便是啃吐葵瓜子的幾位人士，他們各自一個透明琉璃瓶，盛著粗壯茶葉，便如此往來，斟酌吃喝。直到這刻，他們仍舊提供著皮子賊的連想，他們甲縫的黑邊是否羚羊的肉屑夾在其間酵成的呢？可可西里啊！他們是否就是孩兒的兇手？倘若，即使他們辯稱自己無知也不能脫罪，因為無知所犯的也是罪，只是使他們無知的更大罪，若就是他們縱容自己所致，便更無話可說。但怎樣補償呢？皮子已不能長肉復活，而且他們跟他們的妻子怎也產不下羚羊兒。可可西里啊！妳竟說是他們牧場荒蕪了，慌不擇路所致，妳沒設想是他們的羊吃光所有青草，喝竭所有湖泊麼？可可西里啊！妳又想替他們說甚麼好話？妳真是既美麗又善良。望富的藏民正哼著古謠，廢物盤上是牙齒咬破的瓜子包裝，當我看見『側面開口更方便』的字樣，就因妳的緣故原諒了他們。」

把潦草的文字鍵入電腦的時候，幾次冒起糾正凌亂章法、語病的衝動，就像面前有一個野孩子正等候我的教導，但其實那時自己對可可西里的愛慕，正像如今對純樸文字的追求。那一刻匆匆寫下的一堆純樸文字，縱使現在覺得不純樸，但無疑，任何刪改將使它變得更不純樸；而對於可可西里的愛慕，我也滿足於如今淡淡然的思念，並不強求那時的激動。畢竟，不同維度的距離，並不需要執意拉近延長。

穿過兩位姑娘後的下午六時三十分左右，列車停在拉薩的啞藍天空下，如此，我在西藏渡了四天，走過布達拉宮、羅布林卡、八廓街、大昭寺與小昭寺，看過雄偉得人所共知的藏式寺廟建築、藏青與白與黃反差出來的土房子、緊握著轉經筒唸唸有詞的藏民、市集上林總珍奇的草原商品、賣酥油茶與藏餐的食

肆……雖然仍有一種厚重而屬於西藏的感覺，但厚重中，我能清楚感受到那草原吹來而凝聚的風，永不會回歸草原，反而愈來愈薄弱，到最後，大概將沒有人知道風從草原來。那眼睛過濾不掉的各國遊客與旅行團、自四川湧至的商販、布達拉宮下望的新城區、品牌時裝店、假天珠、人民幣、拉薩河浮沉的塑料袋……使我堅信不移。

讓我更確切地感到憂慮的，出自一個往納木錯的旅程，為保持率真，還好再一次直接截下當時的文字：

「昨日是到納木錯的，在那裡待了一個小時都沒有，就困在車上晃了來回八小時。確實，納木錯是天湖，與守護她的念青唐古拉山，潭藍冰白，林墨峰潔，夾雜雲天丘草，清風翻起繞著飛的鷗鶴，雪鳥隱跳，倒影連天，好一片看不厭的自然。只是，回到車上，一個旅客很點題地說句：『天煞風景了！』確實，剛才車門一開，便好多藏民湧擠上，摟著小羊羔，扯上老花馬，嗆著要你抱、要你騎、要你拍照，就要討十元五塊；我們一行人一面走，他們群人一直黏著，纔擺脫一個抱羊婦，老遠兩個小孩見到你又跑過來要錢。『我們拍的時候才叫你們，好嗎？』這話在空氣中傳了好多遍，抹手也掠過好幾回。他們的單純伴著這片自然太久了，以至於向來訪的人要錢也成了理所當然。世界自轉到這個時代，已幾乎沒有一個角度沒有太單純與太不單純的人共存過。

公路與時間一樣長，一個廣州的同行旅客聲線粗啞，普通話說得很不準，卻要強說，其他人只想插一兩句話，他卻總要先把自已的話說完。記得他剛上車不久的第一句話便是問：『可不可以抽煙？』這種問准，本身就沒有考慮其他人會否介意，否則是不會出口的。又記得有段話，聽得切齒，他問導遊：『現在的可可西里……可不可以自己架一輛車去……偷偷的……拿一把槍……打一頭藏羚羊……放在車底……』導遊勉強說他過得了，沒被人發現便行了，他又說：『現在的藏羚羊的毛很值錢……要是打一頭……可以賣給「老外」……可以賣到幾百萬啊……那就

真的發財啊！」貪婪！你化身成傷害可可西里的獵人，你跟人快意地分享自己的慾望，又尋找軟弱人的首肯；膜拜！膜拜！增添了勇氣與認同後便把更多人一無咎悔地化身行走的魔鬼。可可西里啊！你的美麗扎在地根上，就逃不了覬覦的目光。離去的車程，只能……

那試圖傷害可可西里的人還有許些偉論，例如，他問導遊：『布達拉宮……有沒有騙人的事情？』導遊就說：『沒有，現在廣場一帶治安嚴，沒有敢的了。』他便成功拿了引子，續興奮地說：『那麼，我有一個好方法……』等別人回應他後，他便自滿地指出他要拿一個壞相機，勒索好心替他拍照的遊客些賠償。

他的嘴巴除了抽煙便是說話，又有一段是他說自己駕車外遊，被人在車旁擦一擦，便給勒索百來塊，已經好幾次了……」

其實，只一個念頭開始，人便存在；只一個壞念頭開始，人便一步一步離開自然，只因「影響」這回事，可以沒有聲音，沒有告示，縱可以察看出來，就只需一點藉口，便足夠使人逃避去看，又或者視而不見。

旅程結束後，還有讓我至今仍感到矛盾的地方：記得往納木錯的車程中，我正望著散布點點黑牦牛的廣袤草丘，視野的其中一點是個牧童。依稀聽到旁邊的旅客問：「不知道這小孩怎麼上學呢？」另一個旅客回答：「怎麼上學啊！你看！周圍甚麼都沒有。」我忽然感到面前的草丘實在廣袤得駭人；又記得在舊城區八廓街附近的一所清真面館，有一個殷勤的年輕人，戴著穆斯林的白色平頂帽，總在我每呷一口茶後趕忙把杯子添滿，從他簡單的眼神與微笑，我推想他絕不會參與如聖戰般的殺戮行為，在不料及的情況下，他問我：「你從那裡來？」我說：「我從廣東來。」沉寂了兩秒，我問：「你呢？」他答：「甘肅。」我續問：「你是回民嗎？」他「嗯」了一聲，最後，我問：「那你在這裡讀書嗎？」他說：「我沒……」從他的普通話的程度與微笑，我不知道是這對他對我而言同是異鄉的城市拉薩，還是一個我所不知道的甘肅角落，較適合他，而我只知道，像我這接受了

教育的人，已不能脫離城市。

回北京多讀了個多月便回香港度暑假，只記得香山某個亭簷下的清風，寧靜。在香港期間，看了一隻叫「長腹灰蝶」的新品種蝴蝶，又聽說氣候改變讓香港的熱帶品種蝴蝶不斷增加，讓我對蝴蝶對自然的熱愛在心底不斷衝撞。隨後，我又到南京讀了一學期，走訪了不少名山故城，就是黃山、雲台山、嵩山；安陽、長沙、開封、武漢、鄭州……還有自己所棲身的六朝古都，但，故城已經不古，名山已經不秀，都在包裝、發展、包裝、發展、包裝、發展、包裝……似乎沒有誰願意終止這永續輪迴，終止世界遺忘自己的歷史，包括曾真摯地擁抱自然的歷史。

作了兩次過客，我像陌生人般回到香港。除了在教會參與崇拜的感覺仍舊熟悉而溫暖，我必須走在冰冷的街道，仔細地摸索我曾熟悉的景物和人，來說服自己相信這就是我思念已久要回來的地方。

走到銀行繳交最後一期的大學學費，我在等候職員檢點鈔票的時候，竊聽到隔鄰的一個職員對一雙老夫婦說：「你們下一次更換存摺不用兩個人來的了，因為你們的簽名已經輸入電腦裡面，所以一個來就可以了。」老婦只喃喃道：「這麼厲害。」便與她的丈夫互相攙扶去了，他們老了，或許，他們快要被這地方的方便撇下了；繳交學費後，我走到公園這委屈了花草樹木的空間，看見兩個約莫初中的女學生側向著我，坐在一張黑漆木椅上，較近我的一個，把左腿橫疊在右膝上，皺褶的校裙幾乎讓她整條左腿的肉露出來，她肆無忌憚地與旁邊的友人聊天，而我，只一看便不敢再看，然後一面走，一面默想或者有笑我保守的人，但他們都在幼小時候曾經保守過，因而享受過美好的童年，如今卻揚棄保守，盲目地捍衛讓他們的世界不再天真的新潮，並且不斷排斥保守的人，又引此為傲。

其實，在我渺小的生平，總無法改變月亮的軌跡，免不了在它的眼睛下變得衰老，一旦衰老，我所過去的封塵記憶將化作年輕像如今的我的人的笑柄，屆時，我的嘴巴縫上與否已毫無差

別，但，如今心境已衰老得近死的我又有何分別？至少，清晨與黃昏的色彩雖然相同，但我卻能告誡人回歸希望。

作家評語

劉克襄：本文充分掌握了近來漂泊文學的特質，同時又擁有在地(香港)的視野。以我城為中心，展開一個偏遠異地旅行的精彩論述，又巧妙地不時對照回自己的城市。對旅遊它鄉的環境和人物更有著精敏的反省和洞澈的觀察能力。儘管文字略嫌粗澀，但把年輕人的浪遊和孤寂之感掌握得很準確，亦不失感動的力量。營造的氣氛亦經此文字鋪陳的大旅行見聞，強烈地渲染出來。

獲獎感言

感謝主，因為祂的榮耀和慈愛永遠長存，也感謝我的家人與弟兄姊妹，讓我不至蜷縮在暗燈窄房裡胡思亂想。

簡而言之，這篇獲獎文章表意地作了我對回歸本源的渴望的載體，寫的時候沒怎推敲，只如流水地把自己一段歷史剪下來，貼上，曾料想過寫王維、柳宗元而下的一類山水文學，添加素常對生態的認識，大可切題而炫目，但漫想所謂「自然」也不過引導人往一個目的的載體，因此，還是覺得把主體性放在對自我的察省比較貼切。文中引用了不完整不對稱結構來敘事，也算是對人的記憶與思潮總不能達成均勻完善的一點表述。